

书林漫步

柳亚子笔下的苏曼殊身世

◎尚司徒

我平日有剪存报纸的习惯,近偶翻剪报簿,见汪梦川2020年12月在《南方周末》刊有一文《苏曼殊身世之谜》,从1944年版雷鸣《汪精卫先生传》谈起,称汪以为苏的双亲都是日本人,此说并有曼殊旧友刘成禺撰《世载堂杂忆·苏曼殊之哀史》为佐证,亦称苏为日产。但汪梦川不敢遽断。继而又引1927年北新书局版柳亚子、柳无忌父子编著的《苏曼殊年谱及其他》以及《苏玄瑛新传》,定曼殊为:“苏玄瑛,字子穀,小字三郎,始名宗之助,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,父宗郎,不详其姓。母河合氏。”有趣的是,汪梦川在该文篇末却又笔锋一转,称“《苏玄瑛新传》行世不过几年,柳亚子忽然自翻旧案,又谓得人指点与苏氏后人通信,知曼殊确为中日混血云云(《苏曼殊略传》,见《文艺茶话》1932年第1卷第4期)”。其结论甚为悲观:

那么到底孰是孰非?毕竟家人所言可能为真,也有可能饰非;周围人言可能属实,也可能是蜚语。于是种种疑窦未减反增,此案又入葫芦提,任人猜测了。

其实汪梦川的感叹,早在1933年4月24日至4月30日《中央日报》所刊日本学者米泽秀夫的文章《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》(分六次刊载)就已发出过。此文当年9月收入开华书局普及版《苏曼殊全集·九·附录》,译者徐蔚南。

这里且截取米泽文中如下二段,其中透出他对于柳的记述颇有疑虑:

但到最近,柳亚子再推翻自说而发表曼殊混血儿说。即1932年10月30日发行的杂志《文艺茶话》上,题为《苏曼殊略传》的,他说曼殊之母是日人,父是华人,但其母并非前所说之日人,乃是另一人。从前之说,曼殊之父叫宗郎(姓不详)的一个日本人,母是叫河合的一个女子,生于东京,父死后,母再嫁于叫苏杰生这个中国人,曼殊是其养子,带来中国。此次说曼殊是苏杰生亲生子,是其父到横滨时候,与一日本下女所生,而叫当时之妾河合仙养育的。曼殊自身不知其事,以为仙是他生母。柳亚子这个最新说,是柳氏从曼殊从弟苏维驥听来的。苏维驥是从苏杰生的第二妾处听来的。

曼殊是下女之子一点,亦有余疑。苏杰生与河合仙所生之苏煦亭(本名烜)当为曼殊之兄,还活着,在神户经商,其人是主张他和曼殊是亲弟兄,曼殊并非下女所生。但照柳亚子所说,苏煦亭为藏饰其父之不名誉,故说谎的吧。

他坚决此说不可确定,更期望柳的第四篇《苏曼殊传》。

但柳亚子差不多在1929年“和曼殊从弟苏维驥通信时”,新结论已基本确定。1940年他还写有更细致的版本,见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,刊香港《大风》63、64期。

书边杂写

大光明戏院

◎萧规

1947年12月14日,由张爱玲编剧、桑弧导演的电影《太太万岁》在沪首映。当时,沪上各大影院还印制了类似于影讯的说明书,以扩大宣传并招徕看客,别处影院争相效仿。陈子善见过四五种,并收藏了一种,为大光明戏院印制,32开对折四面,“第一面上印着……院址:至平路九号。电话:壹伍肆贰”,并且“第一面和第四面下端又印有一行小字‘福平路开文印务局印’”,经过查找,陈子善发现广州市既有至平路又有福平路,所以认为“这份电影说明书是广州至平路九号的大光明戏院印制的,时在1948年8月19日”。

但至平路与福平路兼而有之,不必只是广州,汕头也是有的,而且在汕头的至平路九号确实有一家大光明戏院。据谢雪影《汕头指南》,1933年,至平路头“中皇开幕,放映《人道》《银星幸运》等片,因其选片较优,设备较好,故为观众所欢迎”,其后改名中煌。1939年,“汕市沦陷后,日人即夺占至平路中煌戏院,作为宣传机关,及太平洋战事爆发后,遂由所谓日本共荣会接收,继续放映影片。及胜利后,各院始由原负责人接收,继续营业,中煌改为大光明”。《汕头指南》还有大光明戏院的广告插图两页,前一页为正门,后一页为座位、银幕,而第一页的配文为“汕头第一电影戏剧殿堂,声光俱佳,座位舒适,设备堂皇,全市之冠”,当页下方附载“院址:至平路九号。电报挂号:一五四二号”,与陈子善所藏说明书的内容一致。

此外,1948年8月19日,《汕报》刊载了大光明戏院放映“绝顶风趣、万般细腻巨片”《太太万岁》的广告词,说是“本期为酬谢太太小姐,凡联同先生免,每场最早光临之首五对,每对本院惠费招待一位”。次日,又打广告,“大光明:《太太万岁》(值得看),文华公司社会讽刺片。内容描写极细腻,对白也佳,收音摄影不次《假凤虚凰》”。

书评书话

《蓝胡子》

插图选(4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

蓝胡子说:“你也应该进那个房间,和他们死在一起。”

新书快递

敦煌画稿:中国古代的绘画与粉本

[美]胡素馨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书中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本画稿为中心,全面分析了敦煌画稿及其相关供养人的经济社会网络,是首先系统讨论敦煌画稿与工坊中的绘画实践、供养人关系及洞窟营建之间关系的著作。

我们往何方:身体、身份和个人价值

[日]上野千鹤子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本书阐述了上野千鹤子的理论基石和锚点,系统性回顾了女性主义的历史,以四次女性运动为动线,深刻阐释了女性主义的启蒙、现状和未来。每个国家的女权发展,都走出了拥有自身特色的探索之路。



消费主义如何操控我们

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 著

文汇出版社

消费主义就是创造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,然后让你渴望得到它。消费者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无论多么小心地隐藏,就是使消费者融入商品的海洋。消费社会只要设法使其成员的不满足持久存在,它就会蓬勃发展。

程允亨的十九世纪

刘永华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尝试进行“个体层次的整体史”的写作,即聚焦一个普通乡民,全面展示其生活世界的主要面向。深入挖掘、解读徽州文献资料,对19世纪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,力图再现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不同面向。

谷林《上水船集》原意

◎文从周

新近出版的《谷林集》一套七册,限量三百套,日本进口麻布面精装,洒金硫酸纸护封,堪称珍本。只是将谷林的第一本书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更名为《青灯有味》,令人费解。

谷林原拟书名为《上水船集》,出版社怕影响销路建议修改。初版题记里对两个书名的含义均有解释。新版如果一定要改,也应该改回《上水船集》才是。可惜谷林去世不久,止庵代为辑录出版两册集外文,已经

取名《上水船甲集》和《上水船乙集》,于是这次无法恢复原貌了。

谷林所谓“上水船”,典故出自《唐摭言》:梁太祖向姚洎问及斐廷裕,太祖曰:“颇知其人构思甚捷。”洎曰:“向在翰林,号为下水船。”太祖应声谓洎曰:“卿便是上水船也。”洎微笑,深有惭色。因此,后人常将文思敏捷比作下水船,将文思迟钝比作上水船。

黄庭坚《花气薰人帖》也写到

“上水船”,不过并非嘲笑他人,而是自谦。该诗前原有一段识语,称驸马王洙数次送诗索和,又频频送花来促诗,方才作此以答:“花气薰人欲破禅,心情其实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,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

谷林原书题记里的意思与之相似:“我文思迟钝……此所谓‘上水船’也。”后来,与人通信中也写道:“小书‘情趣’曾拟题作‘上水船集’,盖喻作者之拙钝而已。”